

蜂窝煤匠： 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

□晚报记者 朱保彰

煤,作为一种可以用作燃料或工业原料的矿物,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丰厚的礼品。煤的发现和利用相当久远,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人发现了煤并当作燃料利用。蜂窝煤,俗称煤球,在民国时期才开始出现。然而,蜂窝煤真正进入到寻常百姓家,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。有了打蜂窝煤的专业工具后,专业制蜂窝煤的匠人也应运而生。但这个行当只兴盛了三四十年就开始变得萧条,因为,随着电制品和液化气的普及,蜂窝煤因为成本高,而且不节能环保,逐渐被人们所“冷落”。目前,蜂窝煤的市场主要在农村,所以,蜂窝煤匠的身影也越来越难见到了。

半路出家打蜂窝煤

前不久,记者应邀在沈丘北部的农村参加一场婚礼,热闹隆重的婚礼并没有引起记者的注意,反而是办喜事的露天锅台吸引住了记者。那是一个用铁皮油桶改制的炉灶,一排能同时摆放9块蜂窝煤,一边是一个大型的鼓风机在不停地吹风。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场面,记者结识了专业的蜂窝煤匠,他叫张同富,今年62岁了,长得高大强壮,在商(丘)临(泉)公路沈丘段开了一个蜂窝煤厂。

张同富说,他是半路出家打煤球的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因为自己长得高大,力气也多,在生产队干活之余,便靠一把铁锤走村串户做劈柴营生。1968年经人介绍,到县煤炭公司的煤球厂学徒,此后便留在煤球厂当工人。张同富说,打蜂窝煤看似简单,觉得只要有力气就行了,没有什么技术含量,其实不然,打蜂窝煤的学问大着呢!都说人生三苦: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但这三样哪一样都比不上打蜂窝煤辛苦,一个人一天要打500块蜂窝煤,付出的是多大强度的体力?年轻有力

量的青壮年如果一天打出了800块蜂窝煤,那第二天胳膊肯定肿的没法干活。

张同富说,打蜂窝煤无非就是堆、盖、和、打、摆、晒这几个环节。首先是堆煤,将筛过的细煤与黏土按比例掺好,堆成一个小山状,再用铁锹从山尖到中部挖出个坑来浇水,把煤堆洒好,这是第一步。大约半个小时,煤洒好后,用铁锹来回翻。第二步是把煤泥掺和均匀。煤泥太湿打不成煤球,要继续掺干土和煤灰,太干了也不行,要加水再调和成干湿均匀

的煤泥坨。把蜂窝煤机按压在煤泥坨上,按实后取出。在平整的场地上把蜂窝煤按压出来,这样一块蜂窝煤就制作好了。接下来就是码放好半干的蜂窝煤,然后再晾晒。这几个环节看起来很简单,但每个环节都很重要,尤其是选土与和煤最关键,关系到蜂窝煤的质量。黏土掺多了,煤球不起火,煤末掺多了,煤球易碎,而且烧出来的煤球还炼渣。

机械化作业替代手工

张同富说,现在的蜂窝煤比过去的制作讲究了很多,技术含量也更新了。现在的用户不仅讲究的是环保,更讲究的是不冒烟。因为蜂窝煤的主要用途是家庭生火、取暖,用无烟煤制成的蜂窝煤,原料一般都是选用无烟原煤、碳化锯木屑、石灰、黏土、木炭粉等混合物基料和由硝酸盐、高锰酸钾等组成的易燃助燃剂所组成。一般的蜂窝煤有直径6公分和10公分两种,6公分的

中间有5个眼,10公分的中间有9个眼。大多数用户用的是10公分的易燃蜂窝煤,其着火快、蓝色火苗高达20厘米以上,燃烧时间长达1小时,无烟无味,燃烧完全,根本没有炼渣现象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蜂窝煤在城乡非常红火,因此,制蜂窝煤的匠人比比皆是,城乡之间的公路两边都能看到制蜂窝煤的。有专业的蜂窝煤贩子拉着架子车到蜂窝煤场去批发,然后再拉着蜂窝煤走村串户地去叫卖,那时候,一辆架子车的蜂窝煤卖完,一天下来能挣上百元,生意的红火程度可想而知。到后来,随着蜂窝煤机的出现,手工打的蜂窝煤远远赶不上机器制的蜂窝煤质量高。手工打的质量轻,机器打的蜂窝煤质量重、瓷实,而且耐燃烧。

张同富说,在煤球机投放市场后,他率先购买了带有传动带的蜂窝煤

机,后来又买了烘干机,蜂窝煤从掺和土一直到烘干,整个过程只用几十分钟的时间,省时、省力,而且还省工。然而好景不长,蜂窝煤机用了几年之后,县城的人都用液化气,小区里很少有人用蜂窝煤做饭了。而最近几年,液化气在乡村也很畅销,现在一个月打的蜂窝煤能用半年时间卖完就不错了,与九十年代蜂窝煤机盛行的时候,当天打多少就能卖多少的景象比起来真的是天壤之别。

历代廉吏中最高寿者竟居无其屋

花以芳香而美,官以清廉而贵。

南北朝时候,有个叫裴昭明的官员,担任始安(今天的桂林)太守,后来三年任满,回京述职,拜见皇上。当时的皇帝齐武帝对朝野弥漫的贪腐风气很不满,就顺口问他:“现在你手上有几套房?”裴昭明回答说:“很惭愧,一套也没有。”齐武帝不信,派人去调查,果然是一套都没有。齐武帝很感慨,对别的官员说:“裴昭明做几年太守,竟然没给自己弄一套房子,像这样的清官,现在上哪儿去找啊!”然后他又让史官们遍览史书,去了解历史上有没有跟裴昭明一样的廉吏。

无独有偶。如裴昭明这样清廉守正的官吏,几乎与他同一时代就有这么一位,名叫孙谦。

孙谦比裴昭明年龄稍大些,他从东晋时就开始做官,然后历经宋、齐两代,先后做过句容令、巴东太守、钱塘令,也没有给自己弄过一套房子,他能住机关大院就住机关大院,不能住就租房,有时候,他为了节省开

支,竟然带着家属住进别人闲置不用的空车库里!读史至此,令人无法不感慨。

是南北朝时期的房价太高,才致使孙谦买不起房子吗?非也。其实,与历朝历代相比,南北朝的房价只处在中游水平。据《法苑珠林》第53卷,在杭州建一座像样的寺院,所费不过三万钱。据《宋书·后妃明帝陈贵妃传》,在南京买一所面阔三间并且精装修的瓦房,也是只需要三万钱。当时流行五铢钱和四铢钱,用这两种货币购买粮食,大米一斗(南朝一斗约20公斤)不过百钱,按购买力折成人民币,一钱刚好等于一块钱,三万钱也就三万元而已。做太守的收入又有多高呢?据《南齐书·王琨传》,一个发达地区的最高首长去城门口转一圈,就能笑纳三十万的贿赂。此话无疑有些夸张,但也能从侧面表明,南北朝时地方官只要“机灵”点,其灰色收入则是蔚为可观。买房对这样的官员来说,小菜一碟而已。

以清正廉洁名世的孙谦呢,自然是不会

贪污。更准确地说,都不愿贪污。不光不愿贪污,还总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,接济贫穷的亲戚和朋友,所以房子虽然便宜,他依然买不起。

孙谦担任郡县官时,经常勤于劝诫百姓进行耕作养蚕务于使地尽其利,因此,收入常比邻境为多。梁武帝天监九年,因他年老,征召为光禄大夫。入朝后,梁武帝赞赏他的清白廉洁,对他十分礼遇。每次朝见时,孙谦还请求担任繁重的职务以效力,梁武帝笑着说:“朕使用卿的智慧,而不再使用卿的气力。”天监十四年,梁武帝下诏说:“光禄大夫孙谦,清廉谨慎,名声卓著,始终不怠,是老年老臣,应加以优待。可给他亲信二十人,并允许在入朝时由专人加以搀扶。”

据笔者考证,孙谦还是历代廉吏中最高寿者。

南梁天监十五年(516年),孙谦已92岁,自感身体不适,将不久于人世,便给儿子们写了一封遗书,遗书说:“我年轻时本没有

追求世俗富贵的心意,因而不求出人头地。后来,仕历三代,官成两朝。以我这样的资历和名位,按照惯例,死后可能会得到朝廷的封赐。待我气绝之后,你们就马上将我幅巾束发(幅巾谓不着冠,只用幅巾束首),免冠下葬(此为当时一种既节俭、又素雅的丧葬形式),以存俭率。以往见人办丧事,灵车过于精美,非我平素志趣。古人土安以苇席裹葬,王孙裸身下埋,虽可谓有俭朴之节,然太不通人情。葬我之时,棺材能够藏身,墓穴能够置柩就可以了。送葬时引路的魂幡之类可以省去,以我平时所乘之车为灵车,平时所卧之床为灵床,装了粗制竹席以备必要礼节,其他皆可免去。”

如此情真意切的遗嘱,读来令人潸然泪下。孙谦死后,其子遵照父亲死前的这个遗嘱办理了丧事,实现了孙谦生前廉洁、死后节俭的遗愿。梁武帝下诏赐给钱三万,布五十匹。梁武帝亲自为孙谦举哀,使其身后备极哀荣。(刘继兴)